

再談佛教與中國民俗 (中)

田光烈

百日設齋祭祀的風俗，雖始於漢明帝；而七七齋僧轉經行道作佛事，却是到元魏瞿曇般若流支譯出《正法念處經》、姚秦竺佛念譯出《中陰經》，盛倡中有七七生死之說後，到南北朝時才開始的。

《北史》卷八十《胡國珍傳》云：「國珍死」明帝服小功服，舉哀於太極殿東堂（國珍胡太后之父也，故死而太后爲之行喪禮）。又詔自薨至七七，皆爲設千僧齋，齋令七人出家，百日設萬人齋，二七人出家。」（《魏書》卷八十三下《胡國珍傳》略同）。又《北齊書》卷四十四《孫靈暉傳》云：「天統中，爲國子博士，授南陽王綽經」綽死後，每至七日及百日終，靈暉恒爲綽請僧設齋，轉經行道。「北齊武帝寵和士開，將幸晉陽，而士開母死，帝聽其過七日後續發。《北史》卷八十五《王玄威傳》云：「獻文崩，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，衰裳蔬粥、哭踊無時。……及至百日，乃自竭家財，設四百人齋會；忌日又設百僧供，至大除日。」可見北

朝風俗是七七與百日乃至忌日均做齋會。七七是新風，從《中陰經》等譯出之後，才開始的；百日是舊俗，是漢明帝初受佛法影響時，就開始的。齋僧的規模不一，有「百僧供」、「四百人齋」、「千僧齋」、「萬人齋」。

唐代此風繼續盛行。敦煌寫本伯三二一一《五言白話詩》有兩首就曾提到「七七齋」與「百人齋」。

承聞七七齋，暫施鬼來吃。永別生時盤，
酒食無踪迹。

向前任料理，難見却回來。有意造一佛，
爲設百人齋。（見《敦煌掇瑣》）

唐代「七七齋」之外，又擴大爲「十王齋」。敦煌寫本咸七十五《佛說閻羅王受記勸修生七齋功德經》云：「若是新死，依從一七

計，乃至七七、百日、一年、三年，並須請此十王名字，每七有一王下檢察，必須作齋。「十王齋」是從一七到七七，再加百日、一年、三年，共十次齋。這十次齋每一次有一王下檢察，故稱「十王齋」。十王管十齋，依次為：秦廣王管一七、初江王管二七、宋帝王管三七、五官王管四七、閻羅王管五七、變成王管六七、泰山王管七七、平等王管百日、都市王管一年、五道轉輪王管三年齋。

佛教認為十王乃佛菩薩在冥界所現之化身。故十王各有其本地身（即能現的本地法身）。十王之本地身為：一、秦廣王即不動明王，二、初江王即釋迦如來，三、宋帝王即文殊菩薩，四、五官王即菩提菩薩，五、閻羅王即地藏王菩薩，六、變成王即彌勒菩薩，七、泰山王即藥師如來，八、平等王即觀音菩薩，九、都市王即勢至菩薩，十、五道轉輪王即阿彌陀佛。此即世間所謂十王也。十一、還有阿閼如來（不動如來）在冥間變為蓮花王，司七年忌；十二、大日如來在冥間變為祇園王，司十三回忌；十三、虛空藏菩薩在冥間變為法界王，司三十三回忌。此三王不在「十王齋」齋祭範圍之內。修「十王齋」可免十惡五逆之罪。營齋事必須斷葷辛、保持身心整潔，念佛誦經。有的還寫經畫佛像，作種種功德。

唐代除「亡人齋」之外，還盛行「生七齋」。《釋氏要覽·預修齋七》云：《灌頂經》普廣菩薩白佛言：「若善男女，善解法戒，知身如幻。未終之時，逆修生七，燃燈懸幡蓋，清僧轉念尊經，得福多否？」佛言：「其福無量。」「預修齋七」，就是活着的人為自己預先修「七七齋」，死後就可免諸苦厄，往生西方，獲福無量。

五代迄宋，此風相沿不衰。南宋、俞文豹《吹劍錄外集》云：「溫公（北宋司馬光）曰：世俗信浮屠，以初死七日至七七、百日、小祥（父母死後一周年的祭祀）、大祥（兩周年的祭祀），必作

道場功德，則滅罪生天，否則入地獄，受到春燒磨之苦。」北宋也是十齋。不過唐代的第十次，是在「三年」舉行；北宋是在兩年（「大祥」）舉行，稍有不同。此外，從敦煌文獻中還可以看到：唐宋時，一七齋乃至十齋，設供追薦時，一般都有疏文，表示祝願。

四、人物崇拜 對佛教人物崇拜中，諸佛如來自不必論，在菩薩中，古今中外，其知名度最大者，莫如觀音菩薩。有關觀音菩薩的資料極多，今舉其要者，詳列如次：

(1)、名義。觀音；舊譯光世音、觀世音，或謂避唐太宗李世民諱，略稱觀音。新譯觀世自在、觀自在。觀世人稱彼菩薩之名而垂教故，名觀世音、觀世界而自在拔苦與樂故，名觀世自在，兩義並存不悖。然清人俞正燮《癸巳類稿·觀世音菩薩傳略跋》云：

觀世音本兼觀自在義，梵本有異同，譯者分為二人。唐有不空譯《葉衣觀自在菩薩經》，金剛手菩薩諸觀世音菩薩說葉衣觀自在菩薩陀羅尼二卷。則唐人以觀世音、觀自在為二人明甚。《妙法蓮華經》又分出《妙音菩薩品》。……《法華》二品，本是一章，《普門品》乃觀自在，《妙音品》乃觀世音。譯者兩存之，故疑誤其名，亦不敢專定。……今常德武陵梁山觀音寺有碑，言：「宋孝建中（四五四—四五六）妙音住錫於此。唐天寶中（七四二—七五五年），改寺額為壽光，有梵僧至，開妙音塔，見金鎖連環骨滿鉢，以錫橫擔之，冉冉而去，乃奏復為觀音寺。」是唐時亦以妙音為觀世音，《妙法蓮華經》多此一章也。」

俞書又在《觀世音菩薩名義考》中，引明人宋濂《觀音畫像贊》云：

梵言阿縛盧積伐多，唐言觀世音。今檢《大唐西域記》(卷三《烏仗那國》)云：「阿縛盧積底濕伐羅，唐言觀自在也。阿縛盧積多者，觀也，伊室伐羅者，自在也。舊譯光世音，或觀世音，或觀世自在，皆僞其說。蓋以觀自在為義。唐義淨《求法高僧傳》，親在西域，亦云觀自在，不空亦譯觀自在。……其或觀世音者，梵言婆羅積底者，觀世。梵言濕伐羅者、自在。攝伐多者、音。梵有二本，故譯有二名。」

玄奘大師在《大唐西域記》及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中，均譯為觀自在，為什麼會誤為觀世音、或觀音？《大唐西域記校注》(二八九頁)釋云：

阿縛盧積底濕伐羅：梵文Avalokites Vara音譯，這個詞由avalokita(阿縛盧積多，義云「觀」)和isvara(伊濕伐羅，義云「自在」)兩字複合組成的。前一字尾音a與後一字首音連在一起時，必須讀作e。在梵文文法中，這種現象叫連聲(Sandhi)。原注「合字連聲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原注「分文散音」，意即把有連聲關係的字，拆開後按原來的讀音來讀。原注「舊譯為光世音：或云觀世音，或觀世自在，皆訛謬也。」是正確的。其中觀世音一名，已在我國廣泛流傳。此譯係將梵文Avalokites'vara誤讀為Avalokitasvara所致，avalokita義云「觀」，Svara義云「聲音」，故全名也誤譯作觀世音或觀音。

舊譯觀世音，新譯觀自在。新舊兩譯為什麼不同？前者認為「梵有二本，故譯有二名」；後者從語言學角度，認為舊譯是錯誤的，原因在於誤讀梵文，這個論斷比較正確。我們認為觀世音或觀音之名，既已廣泛流傳，約定俗成，在民俗中，亦不妨稱為觀世音或觀音。

(2)、觀音本迹。本謂十地菩薩之本地真身，迹謂應化垂迹之分身也。僧肇《維摩詰經序》云：「幽關難啟，聖應不同，非本無以垂迹，非迹無以顯本，本迹雖殊，而不思議一也。」俞正燮又引趙宋僧知禮《觀音元義記》云：「觀世音即真身義；《普門》示見(指《法華經·觀音菩薩普門品》中所言觀音示現三十三身義)即應身義，真是內證之智，應為化外之身。」

觀音菩薩之真身，是佛還是菩薩？有三種說法：一、知禮引《如來藏經》觀音、文殊、皆未成佛。唐譯《清淨觀世音菩薩說普賢陀羅尼經》亦云：「觀世音菩薩白佛言：我從過去月光佛所，受此普賢陀羅尼。」二、劉宋、曇謨竭譯《觀世音得大勢受記經》云：「昔於金光師子遊戲如來國，彼國之中，無有女人。王名威德，於園中入三昧，左右二蓮花，化生二子。左名寶意，即是觀世音，右名寶尚，即是得大勢。觀世音為普光功德山王如來，得大勢為善住功德寶王如來。」北齊譯《大悲經》云：「觀世音過去劫中，已作佛竟，名正法明如來，大悲願力，安樂眾生，故現作菩薩。」《法華》嘉祥疏十二引：「《觀音三昧經》云：觀音在我前作佛，名正法明如來，我為苦行弟子。」三、《悲華經》三云：「於西方極樂彌陀涅槃之後，觀音成佛，名遍出一切光明功德山如來。」《觀世音授記經》云：「觀世音次阿彌陀後，當成正覺，名普光功德山王如來。」或言未成佛；或言已成佛；或言當成佛。蓋均為方便言說，其為不思議則一也。

觀音垂迹之事，亦眾說紛紜。元、大德丙午歲(一三〇六年)，趙魏公(趙孟頫)管夫人，書刊《觀世音菩薩傳略》，謂菩薩為妙莊王第三女名妙善。妙善欲學道，王為招婿，不從。使為僧奴，又燒之，又棄市，皆得脫。王病、斷手眼和藥進王。王愈，見妙善血淋被體，顛天完之。少頃，手眼已千數矣。顯然，《傳

略》之意，觀音垂迹，示現女身，謂據元僧所述。明、胡應麟《莊嶽委談》譏其無識。王弼洲《觀音本紀》亦謂古時觀世音無婦人像，歷引《法苑珠林》、《太平廣記》諸書以証之。俞正燮《癸巳類稿》則引宋人朱弁《曲洧舊聞》，謂蔣之奇因宋僧懷書說，取唐僧義常所書大悲事，證明女身義唐時已盛行，固不始於元也（當陽縣玉泉寺殿左，有觀音畫像碑，作男像，云是唐吳道子畫）。清人趙翼《陔餘叢考·觀音像》引洪景廬《夷堅志》、《北史》、《南史》諸書，說「六朝時觀音已作女像，王、胡二公尚未深考。」李摯作《觀音問》「言大道不分男女。」其言始合經義。

《法華經·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》，言觀世音菩薩大悲為懷，隨類化生，或男或女、或人或天，或大乘或小乘，現種種形，列舉三十三身：一、佛身；二、辟支佛身；三、聲聞身；四、梵王身；五、帝釋身；六、自在天身；七、大自在天身；八、天大將軍身；九、毗沙門身；十、小王身；十一、長者身；十二、居士身；十三、宰官身；十四、婆羅門身；十五、比丘身；十六、比丘尼身；十七、優婆塞身；十八、優婆夷身；十九、長者婦女身；二十、居士婦女身；二十一、宰官婦女身；二十二、婆羅門婦女身；二十三、童男身；二十四、童女身；二十五、天身；二十六、龍身；二十七、夜叉身；二十八、乾闥婆身；二十九、阿修羅身；三十、迦樓羅身；三十一、緊那羅身；三十二、摩睺羅迦身；三十三、執金剛神身。

陳、徐陵《東陽雙林寺，傳大士碑》，引《停水經》云：「觀世音菩薩有五百身，在此閻浮提地，示同凡品教化衆生。彌勒菩薩亦有五百身，在閻浮提，種種示現利益衆生。」或云三十三身，或云五百身，都是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，為救衆生苦難而垂迹的表現。

(3)、觀音靈異。在我國民間，一般都認為觀音菩薩最慈悲、

最靈驗。心誠求之，有求必應。這種信仰有其歷史根源，試舉數事為證：

一、晉義熙十一年（四一五年），梁州刺史楊收敬以罪下吏，其友郭宣及父處茂同被桎梏，念《觀世音經》（姚秦弘始八年（四〇六年）鳩摩羅什譯《妙法蓮華經》，其中《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》，即別行為《觀世音經》），十日，夜夢一菩薩慰以大命無憂，俄而枷鎖自脫。（見《陔餘叢考》）

二、《太平廣記》云：「晉竇傳為呂護所俘，傳先亦頗聞觀世音，專心屬念，鎖械緩解逃免。沙門支遁為謝敷具說其事。《觀音義疏》云：「晉謝敷作《觀世音應驗記》，齊、陸杲之又續之，神異久著。」

《晉書·載記》，徐義為慕容永所獲，埋其足於土中，將殺之。義誦《觀世音經》，至夜土開械脫，若有人導之者，遂奔於楊佺期。

《南史》卷十六《王玄謨傳》，「初玄謨始將見殺，夢人告曰：誦觀世音千遍則免。玄謨夢中曰：何可竟也。仍見授，既覺誦之，且得千遍。明日將刑，誦之不輟。忽傳唱停刑。」《太平廣記》且載其文云：「觀世音、南無佛，南無心，與佛有因，與佛有緣，常樂我淨，朝念觀世音，暮念觀世音，念念從心起，念佛不離心。」

同書卷四十九《劉霽傳》云：「母胡氏寢疾。霽年已五十，衣不解帶者七旬，誦《觀世音經》數萬遍。夜中感夢，見一僧謂曰：夫人算盡，君精誠篤志，當相為申延。後六十日餘乃亡。」

三、《北齊書》卷三十三《徐之才傳》云：「武成酒色過度，恍惚不恒。曾病發，自云：初見空中有五色物，稍近變成一美婦人，去地數丈，亭亭而立。食頃，變為觀世音。之才云：此色欲多大虛所致。即處湯方，服一劑，便覺稍遠，又服，還變成五色

物，數劑湯，疾竟愈。」

四、《法苑珠林》云：「齊建元元年（四七九年），彭子喬繫獄，誦《觀世音經》，有鶴下至子喬邊。時復覺爲美麗人，子喬雙械自脫。」

五、前書又云：「王球繫獄，念《觀世音經》，夢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。又見一車輪沙曰：此五道門也。既覺，鎖皆斷脫。」

六、《大唐西域記·摩揭陁國上》云：「昔漕矩吒國有大商主，宗事天神，祠求福利，輕蔑佛法，不信因果。其後將諸商侶，貿遷有無，泛舟南海，遭風失路，波濤飄浪。時經三歲，資糧罄竭，糊口不充。同舟之人，朝不謀夕，勦力同志，念所事天，心慮已勞，冥功不濟。……於是商主告諸侶曰：我聞觀自在菩薩，於諸危厄，能施安樂。宜各至誠，稱其名字。遂即同聲歸命稱念。俄見沙門威儀庠序，杖錫凌虛而來拯溺，不踰時而至本國矣。」

七、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三云：「玄奘大師」從此復往伊闐拏鉢伐多國。在路至迦布路伽藍。伽藍南二、三里有孤山……最中精舍有刻檀觀自在菩薩像，威神特尊，常有數十人，或七日、二七日絕粒斷漿，請祈諸願，心殷至者，即見菩薩具相莊嚴，威光朗曜，從檀像中出，慰喻其人，與其所願，如是感見數數有人，以故歸者逾衆。……法師欲往請求，及買種種花穿之爲鬘，將到像所，志誠禮讚訖，向菩薩跪發三願：一者，於此學已還歸本國，得平安無事者，願花住尊手；二者，所修福慧，願生觀史多宮事慈氏菩薩，若如意者，願花貫掛尊兩臂；三者，聖教稱衆生界中有一分無佛性者，玄奘今自疑不知有否？若有佛性，修行可成佛者，願花貫掛尊頸項。語訖以花遙散；咸得如言。既滿所求，喜歡無量。」（《大唐西域記·摩揭陁國下》，所云觀音菩薩靈異略同。

八、《述異記》云：「僧法義得病，念《觀世音經》，夢一道人（六朝時別稱僧人爲道人）爲剝出腸胃，洗畢還納之，遂愈。」

九、《冥祥記》、《太平廣記》云：「張興妻繫獄，晝夜念《觀世音經》，夢一沙門蹴之曰：起起！俄而枷脫，然戶閉無由出。又夢向沙門曰：門已開矣。果得出。」畢覽隨慕容垂北征，陷敵入深山失路。念《觀世音經》，見一道人法服持錫，示以途徑，遂至家。」

十、《觀音元義》云：「曇摩羅懺法師，亦號伊波勒菩薩。沮渠蒙遜有疾患，法師曰：觀世音與此土有緣，乃令念誦，患苦即除。」

十一、《北史》卷三十《盧景裕傳》云：「景裕」又好釋氏，通其大義。天竺胡沙門道惺每譯諸經論，輒託景裕爲之序。景裕之敗也，繫晉陽獄，至心誦《觀世音經》，枷鎖自脫」（《魏書》卷八十四《盧景裕傳》略同）。是時，又有人負罪當死，夢沙門教誦經，覺時如所夢，謂誦千遍。臨刑刀折，主者以聞，赦之，此經遂行，號曰《高王觀世音經》。」

《北史》所謂「有人」者，孫敬德也。《續高僧傳》卷二十九云：「昔元魏天平（五三四—五三七）年，定洲募士孫敬德，於防所造觀音像。及年滿還，常加禮事。後爲劫賊所引，禁在京獄，不勝拷掠，遂妄承罪，並處極刑……夢一沙門教誦《觀世音救世經》（即《高王觀世音經》又名《救苦觀世音經》、《十句觀世音經》），經有佛名，令誦千遍，得免死厄。德既覺已，緣夢中經，了無謬誤。比至平明，已滿百遍。有司執縛向市，且行且誦。臨欲加刑，誦滿千遍。執刀下斫，折爲三段。三換其刀，皮肉不損。怪以奏聞。丞相高歡，表請免刑，仍敕傳寫，被之於世，今所謂《高王觀世音經》是也。」明蓮池大師以此經爲僞經。而其事既息於正史，則不必全爲虛構。

十二、榮陽有唐武德五年(六二二年)陸德明石碣，言「秦王平王世充、竇建德，還軍廣武，夜雨、東南雲際，光燄射天，見觀音菩薩全身像，王頓首拜瞻，敕於其地建觀音寺。」

十三、《宣室志》云：「唐文(敬)宗以鼎烹鷄卵，方燃火，鼎中有聲，微如人言，羣呼觀世音菩薩，聲甚悽咽。因頒詔郡國，各於精舍繪觀世音菩薩像。」

十四、西安有唐龍朔時(六六一——六六三年)，李儼慧日寺造《益州道因碑》云：「隋時、僧徒無侶，弗許遊涉。道因自太岳諸洛，杖錫出山，懼罹刑憲，靜念觀音。少頃之間，有僧欵至，請與俱行。迨至銅街，暨於金地，俯仰之間，莫之所在。」

十五、《夷堅志、丁集》云：(南宋光宗)「紹熙時(一一九〇——一一九四年)，明州王百娘患瘖聾，投誠觀世音，夢授以偈曰：

淨土周沙界，云何獨禮西？

但能迴一念，觸處是菩提。

又云：可普勸持誦。踰月即愈。其舅爲鏤版以廣其傳。」(見俞正燮：《癸巳類稿》)

十六、元人周密《癸辛雜識》言：「行御史臺周維卿，流哈喇和林，持《高王觀世音經》，夢僧口授《觀世音菩薩應現解厄呪》曰：

答佞他、唵、呬羅伐多、呬羅伐多、呬呵伐多、羅味伐多、羅味伐多、娑呵。

持誦還朝，今其呪在經後。

正史、逸史及各種志記載觀音救苦救難之事甚多，舉不勝舉。由於觀音靈感廣大無邊，普作衆生依怙，所以得到人民至誠崇拜。作爲頂禮膜拜的像徵，便出現了各式各樣的觀音造像。

(4)、觀音造像。首先是根據《法華經、普門品》三十三化身之

說，演變而爲三十三觀音：一、楊柳觀音；二、龍頭觀音；三、持經觀音；四、圓光觀音；五、遊戲觀音；六、白衣觀音；七、蓮臥觀音；八、瀧見觀音；九、施藥觀音；十、魚籃觀音；十一、德王觀音；十二、水月觀音；十三、一葉觀音；十四、青頸觀音；十五、威德觀音；十六、延命觀音；十七、衆寶觀音；十八、岩戶觀音；十九、能靜觀音；二十、阿耨觀音；二十一、阿摩提觀音；二十二、葉衣觀音；二十三、琉璃觀音；二十四、多羅尊觀音；二十五、蛤蜊觀音；二十六、六時觀音；二十七、普慈觀音；二十八、馬郎婦觀音；二十九、合掌觀音；三十、一如觀音；三十一、不二觀音；三十二、持蓮觀音；三十三、灑水觀音。此外尚有六觀音、七觀音，十二面觀音等。

六觀音有二種：一、天台宗六觀音；二、密宗六觀音。

天台宗六觀音。《摩訶止觀》二釋云：一、大悲觀音。破地獄道三障(惑、業、苦)，此道苦最重，宜用大悲；二、大慈觀音。破餓鬼道三障，此道饑渴，宜用大慈；三、師子無畏觀音。破畜生道三障，獸王威猛，宜用無畏；四、大光普照觀世音。破阿修羅道三障，其道猜忌嫉疑，宜用普照；五、天人丈夫觀音。破三道三障，人道有事理，事伏憍慢稱天人，理則見佛性，稱丈夫；六、大梵深遠觀音。破天道三障，梵是天王，標王得臣。

密宗六觀音：一、聖觀音；二、千手千眼觀音；三、馬頭觀音；四、十一面觀音；五、三月十八臂準抵觀音；六、六臂如意輪觀音。

七觀音：一、聖觀音；二、十一面觀音；三、千手觀音；四、不空羶索觀音；五、馬頭觀音；六、如意輪觀音；七、準抵觀音。

十二面觀音：《佛祖統載》云：「梁武帝令僧繇寫誌公像，公以指劈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。」《山谷外集》云：「十二面觀音無正面」注云：僧伽至臨淮，嘗卧賀拔氏家，現十二面觀音

形。其家欣慶，遂捨宅歸焉，即今寺也。見《宋高僧傳》。（今本《宋高僧傳》卷十八《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》作「十一面觀音形」似誤）。《臨濟錄》云：「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？」亦作十二面。

如上所云，觀音造型之多，為佛教之冠。

(5)、觀音道場。觀音菩薩的道場，為我國四大名山之一，在今浙江舟山羣島中之普陀山上。普陀山原在印度。不空譯《八大菩薩曼荼羅經》、言聖觀自在菩薩補陀落迦山宮殿。俞正燮《癸巳類稿》，謂「補陀一在額納特珂克海中；一在西藏、今布達拉山；一在廣東南海、今則為浙江定海之梅岑山（相傳東漢梅福曾來此煉丹修行，故此山又名「梅岑島」）。《寧波府志》云：「東海梅岑山，即普陀落迦山，上有寶陀寺。唐時、日本僧慧謬，留五臺觀音瑞像於此（相傳日僧從五臺山得像擬攜回日本，乘船至此觸礁，即留像建寺，即今「不肯去觀音院」）。

《大唐西域記校注》卷十、《布咀落迦山》云：「秣刺耶山東有布咀落迦山，山徑危險，岩谷欹傾。山頂有池，其水澄鏡，派出大河，周流繞山二十匝，入海南。池側有石天宮，觀自在菩薩往來遊舍。其有願見觀音者，不顧身命，厲水登山，忘其艱險，能達之者，蓋亦寡矣。」注釋云：「布咀落迦，梵文Patalaka音譯，又譯作補怛洛迦，補陀落迦，普陀落；意譯作光明山、海島山、小庇樹山。慧苑《新翻華嚴經音義》卷下：「此翻為小花樹山，謂此山中多有小白花樹，其花甚香，香氣遠及也。」此山被比定為現今西高止山南段，秣刺耶山以東的巴波那桑(Papanasam)山，位於提訥弗利(Tinnevely)縣境，北緯八度四十三分，東經七十七度二十二分地方。此山是佛典中的名山，《華嚴經》對此山的描繪與《西域記》頗為相似。……我國的普陀山與拉薩的布達拉，均由此而得名」

除普陀山而外，全國著名觀音梵刹，還有福建廈門市五老山下的南普陀寺（這是閩南觀世音主道場），北京頤和園智慧海，河

北秦皇島寺觀音寺，黑龍江哈爾濱極樂寺，河南汝南縣小南海大士寺，雲南白族自治州羅利閣，以及臺灣台北市龍山寺等。

自六朝以來，觀音菩薩已深入我國人心，受各個階層普遍的信仰、尊敬和崇拜。由於知識份子的崇拜，並以文藝的方式，表達自己的虔誠，從而豐富了我國的文化。首先在雕塑方面；不論是泥塑、木雕、石雕或銅鑄，全國各地，出現了許許多多的觀音造像精品。如河北承德、於乾隆年間，仿西藏三摩耶廟而建的普寧寺（俗稱大佛寺），其主體大乘之閣內，所供奉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，高達二十二點二八米，重約一一〇噸，雕塑細膩、比例勻稱、造型精美，是我國最大的木雕佛像。其次：是河北正定之隆興寺（大佛寺）、所供奉的我國最大的銅鑄觀音像。此像鑄於北宋開寶四年（九七一年），高二十二米多，四十二臂，莊嚴精美。與滄州鐵獅子、趙州大石橋、應縣木塔，共譽為「華北四寶」。另外；如四川大足石刻大的寶鼎中佛灣之觀音殿，有一尊千手觀音，造型之美，藝術家嘆為觀止。

繪畫方面：歷代著名畫家，都喜歡畫觀音像，留下不少的藝術珍品。如前云當陽縣玉泉寺，就有唐代大畫家吳道子的觀音像碑。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畫中，百壁以上的「西方淨土變」，壁壁都有彌陀佛、觀音，勢至二菩薩。三窟、四六五窟，還保存有較完整的元代壁畫。其中就有很多觀音，千手千眼觀音、三面六臂觀音等、都很精美。明清以來的許多著名畫家，也都喜畫觀音，全國各寺院珍藏的也不少。

觀世音菩薩對文學的影響、遍及於詩歌、小說、戲劇、寶卷等各個方面。詩歌散見於各家詩文集中，不具引。寫觀音事蹟的小說，有明代朱鼎臣的《南海觀音全傳》，又名《南海觀世音菩薩出身修行傳》，共四卷二十六回。近代江村的《觀音得道》，共十八回。戲劇方面，有《觀音救父記》、《慈悲菩薩借龍南海記》、

（未完）